

六·藝術的昇華與影響

從未辦過畫展的金潤作，在1983年走了。1987、1994及1997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臺北市立美術館及臺灣省立美術館，相繼為他舉辦回顧展。每次的展覽，都會激起觀畫者內心的感動與回響。眾人普遍對他獨創的色感與色調，深表讚嘆；也對他能夠自由地駕御自然物象，表現個人胸中的情懷與生命的和諧，表示稱許。金潤作一生雖然不曾在學院任教，但他的藝術思想與精神，依然透過有形與無形的方式影響臺灣畫壇。而他生命的結晶——畫作，也持續感召與它們對話的藝術熱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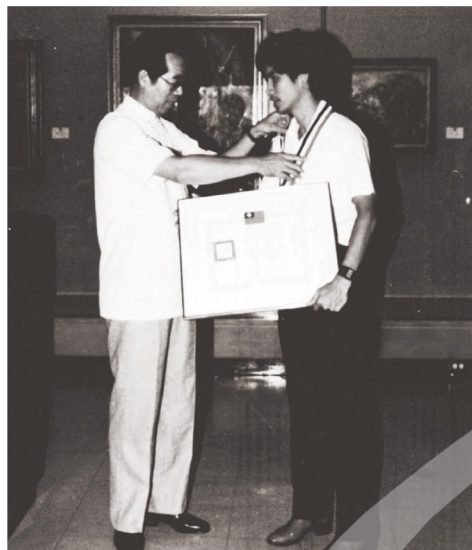
【下圖】

1978年，金潤作自拍的全家福相片。前排左起：長子金心苑、妻子金周春美、次子金心宇；後排左起：三子金心庸、金潤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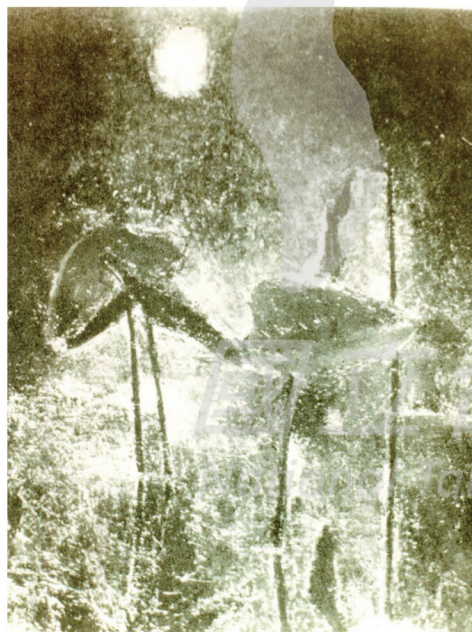
【右頁圖】

金潤作 百合花Ⅴ（局部） 約1970 油彩、畫布 65×50cm





1987年，國立歷史博物館金潤作遺作展開幕典禮上，陳義一副館長頒贈「獎狀及榮譽金章」，由金潤作長子代表接受。



金潤作 月 1960 油畫 參展第15屆省展作品

【右頁上圖】
金潤作 有藍色小花的靜物 約1970 油彩、畫布
60.5×72cm

【右頁下圖】
金潤作 日出紗帽山II 約1970 油彩、畫布
50.2×61cm

駕御色彩語彙的藝術家

金潤作從早年留日學習設計及藝術，一路走來始終將繪畫視為終身追求的目標。早期他擅長以細膩、精準手法，描繪物體的明確形態、明暗變化及空間透視，追求老師小磯良平奉為主臬的新古典寫實主義的秩序與規範。中期則挪借勃拉克的立體主義及克利的抽象性表現主義的形式、內容，嘗試脫離物象擬真的寫實窠臼。晚期則擺脫前人的陰影，「不作古人之奴」，並以擅長的色彩語彙，賦予自然主題高度的暗喻與象徵意義，傳達個人獨特的內在心象與情感。日治時期的畫家鹽月桃甫（1886-1954）曾說過：「如果忘記挖掘自己本身獨特的境界，那麼一來繪畫就僅止於工作的層次罷了！」我們從金潤作晚期「水果靜物」、「人物」、「花卉」、「日月」及「風景」系列之作，可以看出他自由自在地游離於具象與抽象之間，運用色彩明度、彩度的微妙變化，以及色彩對比、色面並置的手法，純熟地駕馭色彩的表現語言，讓色彩成為智、感、情的表達元素。

藝術是靈魂的昇華

然而金潤作的繪畫，並非僅停留在追求造形與色彩獨創形式的層次。他從中期至晚期，運用象徵符號、瑰麗色彩與特殊空間造形，傳達他對時空、生命、自然與宇宙的無限遐思與哲學思索。19世紀德國

浪漫樂派領導人物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說：「藝術是在人黑暗心靈投射的一道光明。」20世紀臺灣詩人藝評家王白淵則說：「康德所謂『永遠的孤獨』，這是偉大的藝術家應該必須具有的特質。能夠跨越古今時空的個性，必定有其獨自的哲學，同時擁有深邃的寂寞。」選擇背離臺陽美協、省展及設計，金潤作似乎是陷入「永遠的孤獨」及「深邃的寂寞」，一人踽踽獨行於無



[右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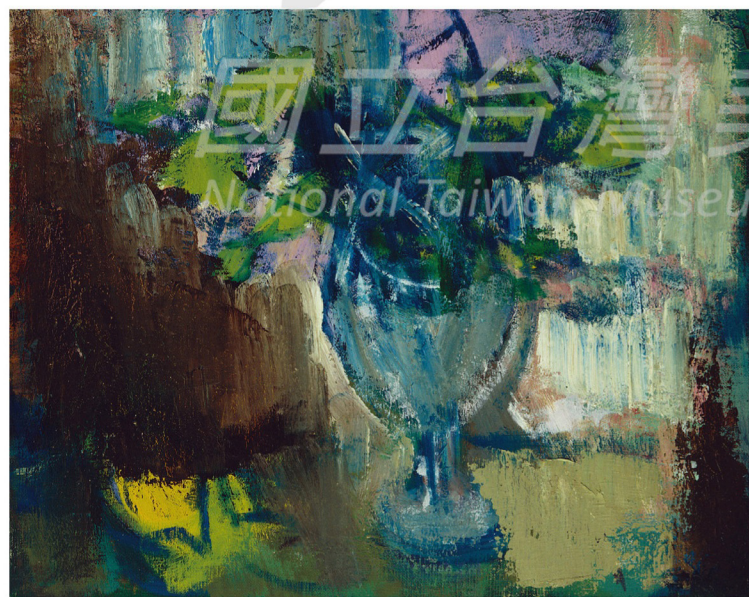
金潤作 繡球花 I 約1970
油彩、畫布 61.5×50cm

邊的黑暗中。但是獨自「對著架在客廳一角的畫布作畫」的他，卻從藝術中獲得「平衡人生痛苦」的能量。苦難人生造就金潤作晚期的藝術，而他的繪畫則如「一道光明」，帶給自己及觀畫者靈魂昇華的喜悅。

永不停止的創造力

金潤作一生不曾在學院任教，僅僅於1958年至1963年左右，在「省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的學生社團「駝鈴美術社」教過繪畫。當時該社有多位年輕學子在他的啟發下，日後紛紛投入現代藝術的創作，其中最知名者非陳正雄莫屬了。陳正雄說：「李石樵是他的素描老師，金潤作則是他的油畫指導者。」他說金潤作：「學識淵博，長於哲思，觀念前衛。」並對金潤作的「新觀念佩服得五體投地」。陳正雄後來往抽象藝術發展，固然得力於本身對抽象主義的鑽研與探究，但早期因為受到金潤作主觀色彩構成的前衛觀念之啟發，則是他走入抽象世界的重要關鍵。

金潤作 有杯狀花瓶的靜物
約1970 油彩、畫布
32×41cm



金潤作一生作品不多，是因為他對自我要求甚高，作品隨時都可能

被他加筆或塗銷重畫，這是他個人對自己創作的尊重與高標準的要求，但並不表示他作品就是未完成。他的繪畫特色是在豐富的肌理和色彩表現形式與強烈的象徵意涵內容。

金潤作強調「思想重於技巧」，主張自我表達，追求超越傳統。他的創作游離於具象與抽象之間，那是因為他掌握到時代脈動與藝術潮流，知道「具象演



【右頁圖】

金潤作 日出II 約1980
油彩、畫布 72.5×53cm

變過後是抽象，抽象之後又將會還原到具象。」克利曾說：「對藝術家來說，與自然的對話是必要條件。藝術家是人，本身是自然，是自然裡的一個自然。」克利建議藝術家應該要去「聆聽自然之聲」及「內在的恬靜」。金潤作以水果、人物、花卉、日月及風景為對話的對象，「自然」以具體的或象徵的，明示的或暗喻的，真實的或想像的，出現在他的畫作當中。他運用同樣的主題，透過色彩、線條及造形，不斷地演練和變化，嘗試尋找最接近藝術心靈的原點。無論金潤作的藝術表現是具象或抽象，他所展示給後人的則是永不停止的創造力。

金潤作 白玫瑰IX 約1980
油彩、畫布 49.5×60cm

